

吳興叢書

泌園集

泌園集卷十

明烏程董份著

與王鳳洲書

昨兒還備言翁日來苦空茹蔬雖甚不得已時一出關而屢過其門不入以爲古之禪師居士無以復加矣然份正以禪師等向來本以茹蔬爲常齋苦空爲行逕雖復不易猶自習然惟翁放浪于嘯咏之場遊戲于歡醉之頃曩爲曠達而一旦遂入槁枯此非上智之人大豪傑之士外無牽繫內無滯留萬緣灑然一絲不罣何能遂至于此且入關而槩不出旣足爲難過門而猶不入其難尤甚蓋人情不經其地則中無動不溺于目則意

不萌今翁若此眞蓮花不染之心到處般若之域矣而
來諭猶讓利根者何哉如份者本非有識而徒以益衰
遂築流水之區借爲鑿坯之處冀可少息欲以苟延而
頃因兒輩讀書暫假別館遂使老無所寓復止舊栖然
亦兀坐蒲團時學枯坐小品下乘已不足言而塵緣雜
念乃復屢作此暫得息彼又忽來適讀荆石學士之所
謂求覺尙迷離覺安在者數言甚爲超悟而鄙人猶未
發矇不能輒斷根因致有牽繞此其鈍之獨甚者視翁
干將莫邪一割卽盡者蓋萬萬遠矣兒又言翁于世槁
枯而容色腴潤此雖昨所謂靈胎仙骨自有不同而實
親得奧訣眞傳果有特異也健羨之甚嚮往實深方擬

亟泛扁舟坐聞要道而尙苦伏枕正多鬱懷乃忽承注
存遠貽教劄將俾從諸老之末結耆英之會份旣不類
而方苦沈痾固未能也且示及孫嗣之說尤見至誼份
于舊歲先使杜門月餘將欲請告矣而京華諸公旣嘗
面督穉子又復移責鄙人謂新政方嚴而初進求勉勢
旣不可理亦未宜以是暫止翁今已一切遺棄百事不
關而乃念人父子之間圖其永遠之計卽交游有此猶
復謂其義比骨肉感入肺肝而得之于翁則其義其感
當復何似蓋翁雖人已平等發菩提心而假令不爲通
家稍未知厚則亦何肯至是也兒久沈淪今且老大翁
素同郭許特擅人倫見其墜翎假之刷翮謂不終墮落

尙可飛騰雖非其資尤乞感也腆貺并謝不宣

與陳近衡書

昨從者入都始以禁嚴不敢輒過已拘俗格矣旣而又以轉官旣而又將有校文之役一切避忌乃遂杜門其俗踰甚他不足論如吾丈者道誼至厚亦復簡略若此每一念及眞抱歉懷然公旣已道誼相許則形迹或自可略當不深罪顧鄙人自負不安耳公本用世之才獨抱遠志而謬見遷謫古人所以歎仕路之難然自楚騷長沙以後詞人賦客卓行之士履此者亦復多矣想有道必能自遣不俟鄙言而喻也使來承教懇切眞惻讀之益多悵然承方議河爲襄人甚厚此業一成西河豹

諸賢有不得擅美者僕嘗言當途據京掌居華要譬之
飄風流景暫怡目前轉瞬失矣惟得一命爲斯民造福
不獨君子自盡職盡心亦所以貽後世名爲不朽也有
道者每不屑計名今且從第二乘言之亦自爲得豈若
旅眾進退碌碌無所裨益者耶僕漸老矣性本多病邇
更勞頓尤益無補每不自聊然則碌碌莫有過于份者
是以見郡縣諸君苟舉民事未嘗不津津願之也言出
惓惓非以相寬惟高明亮察焉腆貺并附謝餘不能多
及

與王守原書

份嘗讀史見直不疑之長者而誣以滂行陳景公之高

賢而謗以辱事自古以來其顛倒反覆不可勝數矣故鵙鵙非醴泉不飲非竹實不食而鵙梟以腐鼠嚇之鵙虞不履生草不啖生物而豺狼以斃狸投之此雖恣豺梟之性而何足爲鵙鵙之損也然抵巇者其術甚巧而當路者其察不明則中之或深而發之或悖此巷伯之所爲作也今觀其投畀不受之說屢更其辭必徼其極固恨而過之疾而甚之也夫以詩人之和平斥而不已以夫子之至聖取而不刪豈以情至于真有不可奪者耶蓋亦憤世嫉邪有不可廢者耶份是以婉轉誦之未嘗不再三興歎也而不圖于我公身邁焉且公以文學節治以惓惓自將其恬淡無欲精白絕塵而臨事持平

處之厚道此其所謂騶虞之不殺鵜鵜之潔清者非耶而乃以未下車之時不涉已之事無故誣之蓋外而方鎮重臣按部使者旣多極許內而秉衡大老持紀臣僚亦無異持而忽以浮言橫爲指擿至于監司爭之而不能郡國欲言而莫愬蓋嘗問之親當其時者豈不然耶豈非所謂日月當天翳霧持掩者耶然事已往矣無可追矣而份偶于嘉禾獲見直指旣爲扼腕相惜振足興嗟及所遇藩臬諸公則皆直見于詞義形于色其嗟尤甚其惜尤深而又聞撫臺特爲移書當軸以所誣之事開制列辯甚爲稱寃此則其所嗟惜者不但形之空言而且見之行事此則他人所不敢往昔所未聞也是以

識者皆偉而服之然非親見我公之實德發自乃公之
真心則亦豈能至是哉故份嘗謂以公操持而橫遭此
謗此固以見世情之莫測畏路之難居然以公去後而
其爲直言則尤以見天理之猶存公論之不泯蓋公旣
去而賢名益彰矣份聞之君子之不求人知者貴自脩
也而其不示人樸者亦以自表也今名旣亦彰實尤愈
顯正宜挺身早出奮志遠圖使諸司直者謂其果爲賢
能而向來眞是枉屈使諸騰謗者謂其果難掩抑而向
來徒加誣污則一出不足言三遷不足豔而心事得以
自白平生得以自明君子之所黽勉而趨時豪傑之所
慷慨而赴會固爲此也傳不云乎羸糧躍馬惟時恐後

捐軀報國貴得其會今倘優游于草萊荏苒于歲月鍾
期漸少伯牙倦彈則所謂誰爲爲之孰令聽之此何以
解哉份懷欲陳之正欲遣僕特爲勸駕而適會使至得
公之書至于不忍輒讀且恐其有難進之心也遂以附
布惓惓焉書辭極有宜復者而份欲促公行志有所專
不遑他及故并其答謝之語寒溫之悰一切簡略而專
于備述諸公之意以仰激我公之心使其發憤而登車
叱馭而驅路則份之深願畢矣願份偶感奇疾屢至瀕
危枕席不支筆硯荒棄襟緒無次繁蕪不倫承厚貺并
謝餘容專僕特候更布所私不悉

與胡順翁書

不穀曩承乏典藏史職在老掌故耳無能爲當世役已而齟齬去矣此何足道而翁固海內才子中朝鉅人卽比肩猶若霄壤況懸千里天各一方而不知何所誤聞遂見存注忽從遠道貽之尺書照乘之珠來從天上連城之璧驟入懷中誠不知其驚異而珍重也昔孔文舉嘗致書劉玄德玄德歎愕曰孔北海亦知世間有劉備乎當是時文舉爲北海相方連挫左遷而玄德歎之如此以其有天下大名書不易得也今翁名同文舉而位望勲業過之顧亦知擯黜之人沈淪之叟有如份者而貽貺之厚乎其歎愕當復何如而稱謝當復何似也願緣他故偶爲阻之夫四思而必有報古人是歌七襄而

不成章詩人所刺今有瓊瑤之寄而無木桃之酬必將
謂其妄庸嗟其衰耄寬之而不譙讓則已過矣而又繼
之是照乘再投而連城重獲也卽雖妄庸卽雖衰耄而
能有不感者乎感之有不切至者乎昨承遠論謂欲覽
其所著得其手書而份失之於前將以少贖于後竊以
槩出舊作則不足以仰答見知乃特撰塞上歌而書軸
以就正焉昔夷狄之患莫有過于匈奴者蓋楊子雲之
疏班孟堅之書論之悉矣其在嘉靖間虜小入則小衄
大入則大殘諸所擄掠不足言而邊塞幾危京城盡閉
近者屠毒遠者竄逃其殞命沙場身膏草野元元之塗
炭極矣茲者百鍊之鋼化爲繞指肆行之強轉爲厥角

獨誰致之與夫豪傑以奮身砥功盡力効職運籌帷幄
笑談尊俎間坐鎮疆隅翊衛社稷而媒孽其後者隨之
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則文吏以法繩焉此馮唐之所
昌言而馬史之所深慨也份故于翁其寓意深矣然翁
固命世之才濟時之略望重天下簡在 帝衷其功名
所至將有不可勝道者矣他日紀之雲臺書之麟閣將
有勒在國史昭垂後來者夫豈待稷下之談能爲輕重
而郢中之調所可揄揚哉顧申甫能藩王室則尹吉甫
作歌列于周雅裴相能平淮夷則柳宗元是頌薦于唐
朝此亦史氏之司而掌故之職也份雖甚毫其敢廢哉
秋風方作太白旣高千萬珍愛不悉

與少宰王荊門公書

頃方具啟付之小孫恭達記室而僕輩從舟北上恐其稍遲故因徐壻遣人復爲附此昨兒還道我公欲得鄙人舊稿錄成帙而備覽觀焉因盛言公之意甚勤其屬之甚切份豈有敢辭者然向來交游不知其不肖欲探其橐而出之者多矣而份竟不敢出卽兒醇自以其意請者亦數十百矣而份終不敢出斯何物而欲秘之哉其所以然者蓋份少嘗讀古人之書頗能窺作者之意究文章之旨亦嘗略得蹊徑輒不自量而欲妄追往昔成一家言此其蓄積者久矣顧其才有不逮性復多病大槩每歲伏枕者踰半心慊慊不自持故不能竭精畢

思以副其意而徒因世俗黽勉應酬聊以塞責免咎旣而展誦則曩之所得蹊徑者非但不能踐迹而且往往背馳相去天壤矣是以旣成之後每當一讀輒復自慚惟以錄授其人不復更存其副卽存者亦不自愛惜其間散落者多矣嘗以文自秦漢以來必有蹊徑得其蹊徑而旣能登堂又能入室者此古之宗工大家卓然傳後世而不朽者也得其蹊徑而未能遂臻其堂室者則或傳或不傳後世或尊稱或否者其次也其有未得蹊徑而才亦足以自騁氣亦足以自凌有不得亦有偶得則雖不能以必如古人必傳後世而亦足以名擅一時者此又其次也而世之人才不足稱氣無可取不過已

人下里耳而惟其不知蹊徑也故不自識其合否不自解其是非而落筆不休醜顏自許凡忝仕籍必梓一編人或憤之至欲借秦火餘威投之者言雖若過而其多已甚則其可厭亦宜也今份略知其徑而才與氣不能副之匪惟堂室卽藩籬未越焉故深藏而不敢出亦庶幾古之知恥者耳而公不察其心數加慫慂而徐壻泰時之奉使也公寓意尤勤且切臨別囑之再三且云子他日使還赴公車而見我當卽以是爲贅矣于是徐數過請之兒復踞而助其請焉以爲公在交游則舊知在文章則識者今從數千里外數致勤倦而數謝卻知恐非古人所以待知己之誼而取正有識之心也且泰時

方鼓篋公門將藉手以見長者儻不得此則何以復爲
贅之命耶況古之子弟其家大人有一言必謹志之有
一善必謹紀錄至勒之彝鼎示之子孫而醇不能自喻
其誠未遂所請使家大人所著未一布宣則醇之不孝
深而夙罪莫贖矣且家大人自謂不能竭精畢思而數
十年精之所勞思之所構實亦在此將天之意未肯遂
泯斯文而假之有識舊知以回其深執不然之恫未可
知也份因其言輒亦感動遂忘其恥而稍緝閱之則數
十年間棄置已久南還舟濶而篋封不啟腐敗頗多蓋
平生散落者十之四腐敗者十之三而鼠嚙蟲蝕漫漶
不可考者尤多焉所存直一二耳而類皆手書諸無副